

■ 教 鐘 欽 欽

# 请勿打着当代艺术的旗号敷衍大众

■ 梁志钦(资深媒体人)

尽管对“何为当代艺术”这个话题的讨论,早已老生常谈,但时至今日,依然会在行内偶尔牵起一些争论。在此,笔者倒无意再卷入这种“是与否”的二元对立的讨论中,但有一点,倒值得探讨:当代艺术,是否具有一些怎样的基本因素?

早些年,笔者较多地关注当代艺术,也曾一度认为只有当代艺术,才代表着艺术的未来。然而,随着一些以当代艺术为幌子,似是而非地充斥眼帘的现象多了以后,我便逐渐退却了当初的热情。

窃以为,广州以及不少地方的当代艺术,普遍存在几个问题:

第一,空有概念。不少作品喜欢套用一些流行或者较大社会事件的宏大叙事,然后通过蹩脚的手法表达,最终呈现的结果却牵强附会。

第二,刻意强调个性。在积累得不

够深厚的时候,便开始挖掘内心独白,强化与别不同的趣味,但往往深度不足。正如艺术家陈侗所言,必须要有大量的艺术实践才谈得上自我表现,否则,都是假的。而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总结得更到位,“从生活中捕捉感觉,从传统中寻找语言,从创作实践中发现自己。”这样的观点,笔者十分认同。

第三,挪用与模仿。这一类更多的是表达方法的借用或者观念雷同。事实上,这一点在当代艺术里,是一个大忌。由于当代艺术与生俱来的“无标准”或者“反标准”的解构特性,因此,在传统艺术中所强调的手法技艺,在这里,允许不被强化,而最后可能落在观念的独特上(与第一点并非矛盾,流行的概念与独特的观念并非一回事),但假设连观念都只不过是借用和模仿的话,就更无价值可言。

在笔者看来,一件好的当代艺术作品,首先应该是“用心”的,在独特观念价值不明显的作品中,更是如此。

当然,“用心”可以体现在观念的独到,例如徐冰的《天书》和《英文方块字》系列,尽管他的书法技艺水平并非一流,但他的观念却让人信服;“用心”也可以体现在技艺的应用上,例如早年间,安迪·沃霍的《布瑞洛的纸皮箱》,观念并非独特,但他找到了合理的切入点,重新用自己的办法复制了一个纸皮箱以从视觉上反讽消费主义,这种“复制”的过程,也十分用心;近年备受关注的史金淞,他的“松系列”,视觉上乍看起来像自然的树干,但实际上,那是他通过雕塑的手法重新创作的。

由于不少人看别人的作品时,只看到了表面,在自己创作时便取易避难,喜欢打擦边球,导致今天的不少作品给人粗糙、缺乏深度的印象,有些甚至最后被爆抄袭模仿的问题。

再如杜尚的《泉》,不少人仅仅看到它是参加了艺术展的实物,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实物都可以随意成为艺术品。实际上,杜尚拿“小便池”参

展的目的是要抨击当时军械库艺术展组委会所提出的“不设评委,不设标准”“任何作品都能参加”的口号,在那时候的杜尚看来,艺术本来是有标准的,他才搬出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东西,让军械库艺术展组委会自己“打脸”。如果没看到杜尚当时的这一语境去讨论“小便池”与艺术的关系,显然太表面。

因此,创作当代艺术,并不能随意敷衍,相反,门槛比传统艺术要高得多,它要么有让人拍案叫绝的观念或举动,要么有动人心魄的技艺支撑,可惜的是,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当代艺术作品,不但观念缺乏新意、缺乏深度、缺乏独特性,更让人汗颜的是,很多连基本的技艺都会舍弃,纯粹做了物品搬运工,然后堆砌一段谁也看不懂的解说文字,让人看得云里雾里。

因此,近年来,笔者对不少当代艺术作品表示不敢恭维,甚至想说一句,请勿打着当代艺术的旗号敷衍大众。

■ 藝 思 藝 語

# 金农成功的自我表现在他的“自画像”

■ 冯骥才(著名文化学者)

清代杰出画家金农,曾为自己作画像。金农是什么样的人呢?

金农(1687至1764),字寿门,号冬心,别号很多,浙江杭州人。他出身布衣,一生没做过官,性情迂怪,喜欢游历,两只脚踏遍大江南北,见多识广。他在文艺各方面都修养很深,诗文写得古奥奇特,精通篆刻和古物鉴赏,收藏金石文字多至千卷,从中创出一种扁笔书体,兼有隶楷体势,稚拙古朴,厚重浓黑,形同刀刻斧凿,很有金石味道,人称

“漆书”。

他作画是从五十三岁开始的,这时已是博学多才、阅历极深,一出手就脱尽画家习气,以诗文入画,以篆刻书法入笔,意境新奇,充满创意,造型奇古,气息天真,具有大家风范。

他还爱在画上题写长款,使画面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和书卷气。金农虽然襟怀高古,却生活得十分清苦,一生寄居寺庙,卖画度日,晚年衰病压身,死在扬州的三生庵。

《自画像》是他非常成功的“自我表现”。你看,他布衣木杖,简朴高洁,光

额粗颈,肥头大耳,连鬓长须,看上去一个憨厚耿直老汉,却长一副慈眉善目,神情儒雅,超凡脱俗。特别是长襟下露出一只朱砂鞋,略带滑稽地体现他以“怪”自居的个性,使我们确信不疑这就是真实的金农!这幅画全用线勾,缓缓行笔中,笔锋不断变化,使线条富于奇异的美感和韵味。

金农绘画以其独创精神与高超品位,成为“扬州八怪”的中坚。他还有文字著述《冬心先生集》《冬心画梅题记》等行世。(本文部分内容据《冯骥才艺术谈》,内文有删减,题目为编辑后拟。)



■ 自画像 清代 金农



■ 莲塘生趣图 陈莲舟(藏家供图)

■ 画 品 群 向

# 海派里的粤籍画家有待挖掘

■ 黎向群(知名书法评论家)

上海,简称“申”或“沪”。明代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;乾嘉年间逐渐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。近代以来,英、美、法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,倾销商品,促进了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商业经济发展,吸引了世界各国商贾和全国各地人才。广东籍的苏宝盂、李尹桑、叶恭绰、陈莲舟、王秋湄、易大厂、简经纶、陈运彰、关良、丁衍庸、陈抱一、黄幻吾、杜镜吾等文化名贤、书画篆刻名家云集斯地,或寓居、或寄居,主要从事文化教育或书画篆刻创作。

岭南画家陈莲舟,字雪梅,号居然外史、雪梅道人、寰仙寄庐,广东番禺人。民国前寓居上海(申浦),创办寰仙画社。现被归为“海派画家”。

陈莲舟的绘画擅长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。山水以《松壑隐居》《风雨归舟》《溪山烟雨》《时雨润山》等;人物尤善画真容,惟妙惟肖。以《无量寿佛》《钟馗》等为代表作,花卉以牡丹、梅花等为题材。

西泠印社(绍兴)2021年春季拍卖会《黄兴、陈莲舟书画山水合册》拍品,庚子冬

(1900年),黄兴游上海时,与陈莲舟合作的作品,黄兴书写书法作品三页,以行书和隶书两种书体,其中一幅是临习褚遂良法帖,陈莲舟创作山水画三帧。此合册见证了陈莲舟与黄兴的交谊,相与切磋书画艺术。

陈莲舟还是一位鉴定家。佚斋东瀛旧藏(一)有董其昌《仿黄子久天池石壁图》一轴,旁有:“董文敏公真迹,陈莲舟鉴”的鉴赏题签。

陈莲舟的山水画,取自米芾、高克恭、吴石仙画法,以墨淋漓、云烟生动为特色,荷花以淡墨泼染、高洁清华为特色。

陈莲舟的画作传播甚广,不仅在沪上、江浙一带流传,而且流传到海外及港澳地区,尚未引起地方文博部门的关注。

无聊斋近藏其从日本回流的《莲塘生趣图》条轴,水墨纸本,纵134厘米、横40厘米,款题:“莲塘生趣,辛酉夏日,岭南雪梅陈莲舟写。”下钤:“雪梅”“禺山莲舟”白文印两枚,右下角钤:“寰仙画社”朱文四字印。画心保管尚好,白宣纸略显微黄,没有破损,装池是日本通席采用天地处花篋隔水形式,显得高雅大方。此轴以白莲为创作主体,构图简约,取徐渭荷花的墨法和笔意。画面由六

枝荷茎、荷叶四片、两朵白色荷花以及水面浮莲若干组成。花瓣以淡墨白描勾勒,线条简练,造型概括;四片荷叶中,有向阳的,有侧面的,有向背的,高低不同,姿态各异。以淡墨泼染,采用没骨法,中间以浓墨勾线,突出其质感。前景三支荷茎用浓墨勾勒,挺拔有力,后三枝荷茎用淡墨拉线,虚实分明。水面用淡墨横向动态水纹,与纵向的荷茎形成纵横对比,间有浓墨浮在水面细小的荷叶点缀。款字也用焦墨题写,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荷花属于水生草本花卉,种类很多,分为观赏和食用两大类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,为传统文人所称颂。宋代周敦颐《爱莲说》: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

陈莲舟传世的作品中,以山水、人物居多,而创作的水墨荷花的作品反而少见。他创作的《荷花图》,紧紧地抓住荷花的水生草本和纯洁的特征,高度概括,以淡墨没骨法,配以浓墨点缀的手法,对白莲的形象进行勾勒挥写,将荷花贞贞而纯洁的品格,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,不失佳作。